

《東華漢學》第 25 期；133-162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7 年 6 月

汪廷訥《勸懲故事》之成書及其東傳影響之研究

林桂如*

【摘要】

從江戶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1543-1616）重視儒學，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1646-1709）將忠孝觀導入日常倫理，至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1684-1751）落實庶民教化，其間可見漢籍對江戶人倫典範建立之影響，除儒家經典外，通俗易懂的中國故事類書在江戶民間更為普及。本篇將以明朝萬曆年間文士汪廷訥（1569-?）所編故事類書《勸懲故事》為研究對象，首先將其與汪廷訥另一部類書《人鏡陽秋》進行比較，了解《勸懲故事》之特質與善書思想關係；進而從中國善書東傳論起，分析《勸懲故事》在日本刊行情況；《勸懲故事》不僅作為民間教訓書籍，更為日本朝鮮語譯官的語言學習教材，此即雨森芳洲（1668-1755）的《全一道人》，故最後針對《全一道人》一書，分析雨森芳洲選擇此書之動機、背景，以及對日朝外交發展之期待。

關鍵詞：勸懲故事、汪廷訥、雨森芳洲、全一道人、善書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前言

日本江戶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1684-1751）十分重視庶民教化，其在享保七年（1723）下令出版《六諭衍義大意》，以此作為寺子屋教科書，希冀人民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此六諭作為人生準則。翌年，德川吉宗於幕府圖書館紅葉山文庫借閱《人鏡陽秋》十二冊，¹《人鏡陽秋》為明朝萬曆年間徽州文士汪廷訥（1569-?）對各朝人物嘉行故事之輯錄，²陽秋猶春秋，取良模在目之意。《人鏡陽秋》雖為幕府將軍所關注，但不見和刻本刊行，未見傳播普及之效，而汪廷訥另一部故事類書《勸懲故事》則在江戶初期書肆出版的書籍目錄中可見其蹤跡。《勸懲故事》與《人鏡陽秋》雖為同性質書物，《勸懲故事》較淺白通俗，並分善、惡二類，引經史故事以證報應，其傳播時期正值善書思想流行。《勸懲故事》一書在江戶時代不僅以教訓書籍之姿熏陶人民，更被對馬藩儒者雨森芳洲（1668-1755）選為譯官學習朝鮮語的教科書，名為《全一道人》。

從一部中國故事類書東傳日本，歷經民間書肆訓讀刊行，並由漢學家加以日、朝譯文成為外交人員必讀書籍，其間的流傳與轉變為本篇關注焦點。首先針對《人鏡陽秋》與《勸懲故事》二部同為汪廷訥類書進行比較，以此了解《勸懲故事》一書特質與善書之間關係；進而從中國善書對江戶時代之影響論起，就江戶書籍目錄記載分析《勸懲故事》和刻本刊行情況；最後論述雨森芳洲的《全一道人》，歷來學者對《全一

¹ 《御書物方留牒》（藏於日本內閣文庫）為紅葉山文庫書物管理人員日誌，其中在享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六月二十八日、七月二日可見德川吉宗借閱《人鏡陽秋》紀錄。

² 汪廷訥生卒年據徐朔方〈汪廷訥行實繫年〉，參見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譜》第三卷（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頁510。

道人》研究皆從語言學角度對其中朝鮮語進行分析，³然雨森芳洲選擇此書目的不止於語言訓練，更有外交人員人品養成考慮，故筆者將從此層面切入，與雨森芳洲強調的誠信外交作一連結，以此了解其選擇此書之動機、背景，以及對日朝外交發展之期待。

一、汪廷訥的兩部類書：《勸懲故事》與《人鏡陽秋》

《勸懲故事》共八卷164則故事，有一封面，中間題「勸懲日記故事」，右側上書「無無居士輯著」，左側上繪魁星腳踏鰲頭，下刻「高士里藏板」。⁴書中所題書名為「全一道人日記勸懲故事」，版心為「日記勸懲故事」，下刻有「環翠堂藏板」。⁵卷首有汪廷訥序文，各卷正文前有兩半葉合一圖，主題依序為孝（26則）、弟（8則）、忠（24則）、信（16則）、禮（14則）、義（32則）、廉（22則）、恥（22則）。各卷又再分以勸、懲二類，如卷一孝共26則，分為「孝」（13則）與「不孝」（13則），後七卷亦如是。故事題目皆為四字句，下注出處。⁶

³ 研究《全一道人》代表著作為安田章教授的《全一道人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國文學會，1964），另尚有信原修，〈雨森芳洲——その『全一道人』をめぐる覚え書き一〉，《Asphodel》13（1980.03），頁223-240與高橋誠司，〈『全一道人』について〉，《天理インターカルチャー》9（2000.03），頁43-60。

⁴ 汪廷訥所居之處名「高士里」，明·顧起元〈坐隱先生傳〉有云：「僕有屋，豪有力者將奪之。先生為出金直其事，其好為節俠多此類，于是縉紳題其所居曰高士里以褒之」，引自《坐隱先生定譜全集》（萬曆三十七年刊，藏於日本內閣文庫），葉27a。另在汪廷訥《華袞集》中亦收有顧起元〈坐隱先生傳〉。

⁵ 版心刻有「環翠堂藏板」者分別在卷一的葉16、17，卷五的葉3至葉9，卷六的葉3、4、11、12。

⁶ 現存明版藏於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一秩二冊，分別以玄（卷一至卷四）、坤（卷五至卷八）為名，可參見安田章，〈全一道人再見〉，《國語國文》63（11）（1994.11），頁35-50，以及大友信一教授對安田章《全一道人の研究》評論（此文收錄於《朝鮮學報》第36輯（1965.10），頁148-151）。另，日本關西大學泊園文庫所藏為一冊本。

作者汪廷訥，字昌朝、無如，號全一道人、無無居士、⁷坐隱先生、清癡叟，⁸安徽休寧人。⁹喜文藝，與諸多名士文人交好，如在《坐隱先生訂譜全集》中可見朱之蕃（1561-1626）、焦竑（1540-1620）、郭子章（1543-1618）、程朝京（生卒不詳）、金繼震（生卒不詳）、梅鼎祚（1549-1615）諸人所作序文題辭，汪廷訥亦為王世貞（1526-1590）校訂《蘇長公外紀》一書。萬曆三十年（1602），其環翠堂落成，¹⁰其中設有藏書所、¹¹藏板所與印書局，¹²汪廷訥因此作〈環翠堂賦〉，袁了凡（1533-1606）為其作記。¹³至於著作，顧起元（1565-1628）〈坐隱先生傳〉云：「雅意著述，手自排纘，行于世者有《人鏡陽秋》二十二卷，少司成晴峰沈先生敘之，謂霄壤間不可一日無此人，不可一日無此書。《文壇列俎》十卷，太史澹園焦先生序之，謂其擅文苑之大觀，極詞人之巨麗。它如《華衮集》、《無如子正續贅言》、《環翠堂集》三十卷、樂府傳奇數十種。」¹⁴其中所敘第一部《人鏡陽秋》共357則故事，分「忠部」（勳猷類、戰伐類、諫諍類、奉使類、致命類）87則、「孝部」（不匱類、竭力類、色養類、永慕類、致死類、詠感類）93則、「節部」（狷介類、剛操類、臣節類、子節類、婦節類、友節類）89則與「義部」（高

⁷ 明·顧起元，〈坐隱先生傳〉：「少宗伯復所楊先生講德南都，先生復執贄而稟學焉。間以所得質，先生大器重之，因授號無無居士。」引自《坐隱先生定譜全集》，葉 26b。

⁸ 《坐隱先生定譜全集》〈自敘〉署名「清癡叟汪廷訥」。

⁹ 明·顧起元，〈坐隱先生傳〉：「先生汪姓，名廷訥，字昌朝，號無如。世家新安休寧之汪村廐里。」引自《坐隱先生定譜全集》，葉 26a。

¹⁰ 袁黃於萬曆三十年閏二月所撰〈環翠堂記〉：「環翠堂之鍾氣厚矣，萬曆壬寅，堂始落成。」萬曆壬寅為萬曆三十年，引自汪廷訥，《華衮集》（藏於日本內閣文庫），葉 21a。

¹¹ 明·朱之蕃，〈東壁〉：「圖書富天府，珠璣燦人寰。一語會心處，五車應可刪。」引自《華衮集》，葉 64a-b。

¹² 明·袁黃，〈環翠堂記〉：「主人好著述，剗劂甚富，故進而有藏板所，旁有印書局。」引自《華衮集》，葉 13b。

¹³ 明·顧起元，〈坐隱先生傳〉：「自著〈環翠堂賦〉，復命善繪者作堂景圖，而樵李袁職方了凡先生為之記，今寓內誰不知此堂也者。」引自《華衮集》，葉 5b。

¹⁴ 明·汪廷訥，《坐隱先生定譜全集》，葉 27a-b。

尚類、惠愛類、清廉類、義門類、義合類) 88則，¹⁵各則首陳圖，次立傳，並在文末繫以無無居士讚語。

現存《人鏡陽秋》各版本中皆有多篇序文，撰者多標榜進士出身。因版本不同，序文篇數亦有所出入，其中藏於日本內閣文庫(十二冊本)者，序文共十八篇，撰者依序為余夢麟、沈懋孝、黃汝良、祝世祿、袁福徵、李登、袁黃、駱日升、楊武烈、詹景鳳、汪可進、王穉登、程涓、張鳳翼、鄭之惠、張金礪、張大蘊與汪廷訥自序。十八篇中有記年者為祝世祿的「萬曆己亥」(萬曆二十七年，1599)、李登的「萬曆戊戌秋九月既望」(萬曆二十六年，1598)、詹景鳳的「萬曆戊戌」、王穉登的「萬曆己亥秋八月朔」、程涓的「萬曆二十七年己亥歲仲春月吉」、張鳳翼的「萬曆己亥秋」、鄭之惠的「己亥秋仲」、黃汝良(1554-1647)則是在序中提及萬曆戊戌秋時，曾時應(生卒不詳)持《人鏡陽秋》前來乞序一事，¹⁶汪廷訥自序撰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可知至少從萬曆二十六年秋天開始，汪廷訥即陸續向諸人乞序。其中，第一篇余孟麟(1537-1620)〈人鏡陽秋序〉(無記年)有云：「今復輯《日記勸懲故事》斧袞并陳者，以補《陽秋》之不逮，其義一也」，¹⁷諸序中提及《勸懲故事》者僅此一篇，序中明言《勸懲故事》乃可補《人鏡陽秋》，可知《勸懲故事》刊行必在《人鏡陽秋》之後。

就筆者所見，附有余孟麟序文者僅此日本內閣文庫十二冊本與國家圖書館所藏天啓增補本。余孟麟序文除提及《勸懲故事》外，尚有《無如子正續贅言》與《文壇列俎》，¹⁸並言「其《文壇列俎》則焦太史序之，小傳則顧太史，相贊則朱宮諭」，¹⁹焦太史為焦竑(1540-1620)，

¹⁵ 《人鏡陽秋》版本雖甚夥，各版式、內容可謂相同，差別僅在封面有無與序文順序多寡。

¹⁶ 黃汝良，〈刻人鏡陽秋序〉：「聖天子萬曆戊戌之秋，余奉命之北，曾子時應持汪昌朝所編書丐余序。」(葉 12a)

¹⁷ 明·汪廷訥，《人鏡陽秋》第一冊，葉 3b。

¹⁸ 在《人鏡陽秋》所列「採用考索書目」中可見《環翠堂記》、《無如子贅言》二書，參見日本內閣文庫十二冊本，葉 16a。

¹⁹ 余孟麟，〈人鏡陽秋序〉，葉 1b-2a(日本內閣文庫十二冊本)。

顧太史為顧起元，朱宮諭為朱之蕃（1561-1626），焦竑〈文壇列俎序〉撰於萬曆丁未（三十五年，1607），²⁰顧起元〈坐隱先生傳〉記年為「萬曆丁未歲仲秋月既望」，朱之蕃贊文亦為萬曆三十五年，²¹故余孟麟序文必作於萬曆三十五年秋天之後。²²而從余序中「今復輯《日記勸懲故事》斧袞并陳者」此語，知余孟麟撰序之際，《勸懲故事》甫完成，如此則《勸懲故事》出版亦在萬曆三十五年以降。另在國家圖書館所藏天啓年間增補本中，²³將原萬曆本「採用考索書目」中所載《三五曆記》、《譙史考》、《山經圖贊》、《三輔故事》、《黃陽國志》、《名山記》、《桓譚新論》、《通俗文》、《獨異記》、《遊宦紀聞》、《書言故事》、《七寶故事》諸書，依序換成《先先天函》、《坐隱先生定譜》、《了先真諦》、《勸懲故事》、《文壇列俎》、《躍龍山記》、《坐隱全真》、《養正小史》、《先先先生三不朽記》、《坐隱園四奇紀事》、《汪氏夢徵紀事》、《坐隱紀事》十二部書，而此十二部應皆為汪廷訥作品。

《勸懲故事》與《人鏡陽秋》插圖精美，皆出自與汪廷訥同鄉安徽黃家之手。²⁴二書內容性質同在扶教與善，然所收人物重複性不高，僅二十九位，列表如下：

²⁰ 焦竑，〈文壇列俎序〉：「君博雅多通，著作甚富，曰無如子贇言，曰人鏡陽秋，創述區分，皆行於世。」引自《華袞集》中冊，葉 40a。

²¹ 記年為「時萬曆三十五年，年月日偕屬丁未，并此紀事」，參見《坐隱先生訂譜全集》（藏於日本內閣文庫）第一冊「金」，葉 23b-24a。

²² 余序中所提《無如子正續贇言》一書，藏於國家圖書館的版本中有記年萬曆三十五年的李登序文，亦可作為輔證。

²³ 版式與內容皆同於內閣文庫十二冊本（二二卷），唯多一卷二十三，名「續貂 坐隱先生紀年傳」，以汪廷訥為謫仙人此前題立傳，描述其造坐隱園之因在當時社會動盪，蝗害饑荒，先生欲以興土木止亂，乃陰德陽功，其中涉及與袁了凡交往情況，並記在萬曆三十五年（1607）將《人鏡陽秋》獻于明神宗，且「歷仕三帝」諸語（葉 30b）。

²⁴ 參見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1985），〈第四章 明代兩位出版家——汪廷訥和胡正言〉，頁 16-18，以及李嘯非，〈書商的面具：《人鏡陽秋》與汪廷訥的出版事業〉，《美術研究》2016 年第四期（2016.08），頁 62-70。

《勸懲故事》			《人鏡陽秋》		故事同異
類別	題目	出處	類別		
孝	大孝感親（閔損）	史書	孝	不匱類	同
	汝姑不怠（唐夫人）	小學	孝	竭力類	同
	思母寄魚（杜孝）	孝順事實	孝	誠感類	同
弟	友愛貴壽（薛包）	故事	義	義門類（兄弟之義）	同
忠	竭忠輔幼（周公）	史傳	忠	勳猷類	異
	分城死守（張巡）	史	忠	致命類	同
	杖節牧羝（蘇武）	史	忠	奉使類	同
	奪笏擊賊（段秀實）	史	忠	致命類	同
	精忠貫日（岳飛）	史	忠	戰伐類	同
	盡忠宋室（文天祥）	史	忠	致命類	同
	為國保民（韓琦）	為善陰鷲	忠	勳猷類	異
	新法害民（王安石）	勸善書	義	惠愛類	異
信	懸劔全信（季札）	史	義	義合類（朋友之義）	同
	千里期信（范式）	故事	義	義合類（朋友之義）	同
	全信周急（朱暉）	厚德錄	義	義合類（朋友之義）	同
	不負宿約（程嬰）	史	節	臣節類	同
禮	舉案齊眉（孟光）	列女傳	義	義門類（夫妻之義）	同
義	保主遺孤（李善）	陰鷲錄	義	義合類（奴僕之義）	同
	還產為神（張孝基）	為善陰鷲	義	清廉類	同
廉	暮夜四知（楊震）	史	義	清廉類	同
	琴鶴自隨（趙忬）	史	忠	勳猷類	異
	廉聞北虜（寇準）	聖宋掇遺	孝	永慕類	異
	還帶得第（白敏中）	樹德錄	義	義合類（朋友之義）	異
恥	恥納嫠婦（魯男子）	故事	節	剛操類	同
	連徵不應（王良）	史	節	友節類	同
	飲不盡殤（宋璟）	史	忠	勳猷類	異
	五斗折腰（陶潛）	史	節	狷介類	同
	恥不與黨（皇甫規）	史	節	剛操類	異
	恥執斷臂（王凝妻）	史	節	婦節類	同

就類別而言，除「孝」、「忠」各自對應外，《人鏡陽秋》的「節」可對應《勸懲故事》的「恥」，《人鏡陽秋》的「義」定義較廣，其中又細分夫妻、朋友等各種類別之義，故可對應於《勸懲故事》的「弟、信、禮、義、廉」。若論記載歧異之故事，有「忠」的周公、韓琦與王安石，

「廉」的趙忭、寇準和白敏中，「恥」的宋璟和皇甫規。《人鏡陽秋》所載周公事迹是節錄〈無逸〉、〈文王〉、〈大明〉、〈繇〉等作品內容，在最後的無無居士讚語中略述周公輔佐成王一事；而《勸懲故事》則僅載輔佐一事。韓琦的事迹在《人鏡陽秋》是描述其對皇帝論孝與不孝；《勸懲故事》則是記載韓琦救活饑民，後買一妾張氏，得知張氏乃士人妻，取金助張氏夫為官，張氏百拜而去，因此陰德，韓琦五子後皆至高官。趙忭，在《人鏡陽秋》中論述其為官事蹟，屬忠；而《勸懲故事》僅取其中入蜀琴鶴相隨一段，強調清廉部分。寇準，在二書中皆描述其不蓄財產，只是在《人鏡陽秋》中將此功歸於寇母，因寇準思母早亡無法享受榮華，故己亦不願享受，屬孝。白敏中，在《人鏡陽秋》中記載其與賀拔基之間友誼；《勸懲故事》是描述其將所拾寶帶還給失主，因此陰德位至中書令。宋璟，在《人鏡陽秋》記載其直諫皇帝不需因日食而素服或大赦天下，推誠即可；《勸懲故事》則是描述皇帝寵臣王毛仲嫁女，皇帝命其前往，宋璟飲不盡觴即以腹痛之由離去。皇甫規，在《人鏡陽秋》中記載王符拜訪一事，強調其所重在才而非地位貴賤；《勸懲故事》則是論當時黨人獄一事。王安石比較特別，其在《人鏡陽秋》屬「義」的惠愛類，在《勸懲故事》則是「不忠」類。《人鏡陽秋》描述王安石妻為夫購得一妾，王安石詢問此妾身世，得知是為夫債賣身，於是贈金使其團圓，無無居士贊語中雖稱其為仁人，然亦云：「奈何新法行而夫婦離散者不少，又何忍於斯哉！豈得於睹者活，不得於睹者殺乎」，²⁵就故事本身而言為惠愛，然在新法執行中亦導致許多妻離子散悲劇；而在《勸懲故事》中即載新法害民一事，歸於「不忠」。

二書所取人物相同記載卻異，在於故事出處與書籍編纂用意不同。若以上表《勸懲故事》所列出處與《人鏡陽秋》「採用考索書目」相較，史書以及《小學》、《故事》、²⁶《聖宋掇遺》、《列女傳》等皆可見

²⁵ 明·汪廷訥，《人鏡陽秋》（日本內閣文庫十二冊本）第十一冊，卷十九，葉24a。

²⁶ 《人鏡陽秋》「採用考索書目」所記故事類書有《書言故事》、《日記故

於《人鏡陽秋》書目。無者為《孝順事實》、《為善陰鷺》、《勸善書》、《厚德錄》、《陰鷺錄》與《樹德錄》。《孝順事實》與《為善陰鷺》為明成祖朱棣（1360-1424）所編，是賜與宗室諸王群臣或為國子監、府州縣學進行講說之用，²⁷其中《為善陰鷺》亦曾為科舉試題內容。《勸善書》即《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為明成祖仁孝皇后所著，與《列女傳》同為論女德之書。《厚德錄》作者為宋人李元綱（生卒不詳），《樹德錄》作者不詳。《陰鷺錄》作者為袁了凡，名表，改名黃，字坤儀、儀甫，了凡為其號，幼年喪父，遵從母命棄儒學醫，雲南孔某預言其可為官，然無子且壽命止於五十三歲。袁了凡於是勉學參加舉業，皆與孔某預言相合，便深信榮辱生死乃命定。隆慶三年（1569）從學雲谷禪師，捨棄宿命論，以功過格積善改運，其後不僅於萬曆十四年（1586）進士登第，更生子，至七十四歲卒。²⁸前述袁了凡曾為汪廷訥〈環翠堂賦〉作記，且在《人鏡陽秋》首葉「就正姓氏」第五位即是「嘉善袁黃坤儀父」，²⁹《人鏡陽秋》中亦有袁黃序文，³⁰可知兩人確有深交。

上述《孝順事實》諸書皆屬善書，在與《人鏡陽秋》重複人物中，《勸懲故事》較偏論陰德，並以多子登第終至高官之語作結，³¹且《勸懲故事》以善惡作為區分，此即善書與功過格形式。故《勸懲故事》雖

事》、《綱目故事》、《五寶故事》、《七寶故事》、《金璧故事》，葉 16b-17a。

²⁷ 如在萬曆年間出版的《閩書》三二〈建置·閩縣·社學〉九：「皇朝設社學，以教民間子弟。正統四年御史言：民間家無過犯子弟，令遣入社學，講讀《大誥》、《孝順事實》、四書經史之類，以備選補生員名缺。」另在《聖訓演》卷中亦記有在社學中除熟讀朗誦聖諭六言及其註解外，亦講讀《日記故事》、《為善陰鷺》、《孝經》、《小學》，參見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上（東京：國書刊行會，1999），頁 79。

²⁸ 關於袁了凡生平與著作，參見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上，〈第四章 袁了凡の思想と善書〉，頁 377-417。

²⁹ 《人鏡陽秋》（內閣文庫十二冊本），第二冊，葉 1a。

³⁰ 《人鏡陽秋》（內閣文庫十二冊本），第一冊，葉 29a-31a。

³¹ 如表中最後一則〈恥執斷臂〉，《人鏡陽秋》與《勸懲故事》所載內容相同，唯《勸懲故事》於故事末多增其子因母奮勵讀書，最終官至侍御，榮封其母。

與《人鏡陽秋》同為汪廷訥對古今故事之彙集，並同《日記故事》、《書言故事》以「故事」為書名，然不論是就內容或形式而言，其更接近善書。據酒井忠夫教授統計，明朝官方制定的勸善書就有五十七部，³²其中可見《孝順事實》、《為善陰鷺》與《勸善書》。明朝從上層至民間的教化政策，以及晚明所形成的善書思想流行，³³其中書籍作為載體之傳播力量不容忽視，身為出版文化人的汪廷訥，在已刊行《人鏡陽秋》情況下，選擇遣辭用句更加通俗的故事內容，將君子與小人並陳，並在自序中謂其就《日記》、《書言》等故事「敘舊錄異」，³⁴命名「勸懲日記故事」。當時《書言故事》與《日記故事》之出特盛，³⁵在《人鏡陽秋》參考書目中亦見二書名，故汪廷訥應是在故事類書風潮下，編纂一同類書籍，並仿善書加入懲惡部分以獨樹一格。而此《勸懲故事》亦隨商舶東傳，在日本幕府的儒家統治與善書思想氛圍中，經由民間書肆以和刻本形式傳播於江戶一朝。

二、善書思想與《勸懲故事》東傳

江戶至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1646-1709），進入泰平之世，政策從以武治國轉為側重禮儀倫理，於天和二年（1682）舉行「御讀書始」儀式，以《大學》為三綱領，提倡儒家思想，講求仁政，且表彰孝子，於諸國立忠孝高札，將忠孝觀念導入庶民日常倫理中。³⁶而日本民間書肆

³² 參見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上，頁 24-44。

³³ 酒井忠夫教授稱之為「善書運動」，吳震教授稱之為「勸善運動」，參見吳震，《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修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一章 明末清初勸善思想溯源〉，頁 31，以及〈第二章 陽明心學與勸善運動〉，頁 63-80。

³⁴ 明·汪廷訥，《勸懲故事》，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395。

³⁵ 參見長澤規矩也，《和刻本類書集成》第三輯，〈解題〉，頁 106。

³⁶ 柳田直美，〈德川綱吉の儒教的統治と中国の善書の受容について〉，《言語・文化・社会》13（2015.03），頁 1-29。

因大量中國善書傳入，積極進行刻印，³⁷江戶儒者亦引善書故事以震世俗，如中江藤樹（1608-1648）在《鑑草》（正保四年〔1647〕刊行）中大量援用《迪吉錄》，³⁸其後形成的「藤樹學」派更將《太上感應篇》提至與《孝經》並列。³⁹除單本善書外，收有《太上感應篇》、《勸善錄》的日用類書《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在江戶初期亦屢為刊行，而善書思想更可見於由上方（京都、大坂）書肆出版的日本通俗文學假名草子中，如淺井了意（1612-1691）万治二年（1659）《堪忍記》一書即深受《迪吉錄》影響。⁴⁰

《勸懲故事》和刻本現存二種：⁴¹一是寬文九年（1669）中尾市郎兵衛刊本，除些許誤刻以及封面題目為「勸懲故事」（少「日記」二字）外，版式、內文皆同於明本，卷八末刻有「寬文九己酉歲林鐘吉辰／中尾市郎兵衛開板」，有收入長澤規矩也《和刻本類書集成》第三輯的八冊本與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五冊本，⁴²八冊本與五冊本內容、版式皆同，僅在卷數分冊相異。另一為寶永七年（1710）永田調兵衛刊本，為四冊（兩卷一冊），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無封面，長寬26.1×17.5公分，卷八末有刊記「寶永七庚寅歲五月吉祥日／永田調兵衛板」，內文、版式皆同於寬文九年刊本。除此二種外，在日本筑波

³⁷ 酒井忠夫教授將善書輸入日本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是《太上感應篇》、《明心寶鑑》、《自知錄》等傳入（1640年以前）；第二階段是袁黃《陰騭錄》與功過格的東傳（貞享、元祿以後）。參見酒井忠夫，《中国善書の研究》下，〈第九章 江戸時代の日本文化に及ぼせる中国善書の影響及びに流通〉，頁325-402。

³⁸ 中江藤樹《鑑草》全六十一條中有四十八條出自顏茂猷《迪吉錄》。

³⁹ 關於《太上感應篇》於江戶之流傳，請參閱酒井忠夫，《中国善書の研究》下，頁338-343。

⁴⁰ 參見花田富二夫，〈近世初期三教思想の一資料『勸善書』に関して〉（2），《教養・文化論集》7（1）（2012.03），頁124、渡辺守邦，《仮名草子の基底》（東京：勉誠社，1986）、江本裕，《近世前期小説の研究》，（東京：若草書房，2000），頁140。

⁴¹ 安田章教授指出尚有一神田喜一郎藏本（八卷三冊），參見安田章，《全一道人の研究》，頁13。

⁴² 五冊依序是卷一之二、卷三、卷四之五、卷六、卷七之八，無封面，長寬26.1×17.3公分。

大學中央圖書館尚藏有一四冊本（依序為卷一之二、卷三、卷四之五、卷六），目錄與正文皆止於卷六，然從目錄最後一葉的葉4至卷一首葉的葉6中缺第5葉可知，此書目錄原至卷八，不知為何目錄與正文的末二卷從缺。

寬文九年版《勸懲故事》是與《日記故事》合刊，此《日記故事》版本為《新鐫類解官樣日記故事大全》，共七卷四冊380則故事。封面題「日記／故事」（兩行各二字），中間書「忠恕堂詹敬菊梓」，卷二首葉署名「溫陵張瑞圖校／書林劉龍田梓」，卷七末有一蓮花刊記「皇明萬曆新歲／劉龍田精梓行」，刊記左側刻「寬文九己酉歲初春吉辰日／中尾市郎兵衛板行」。⁴³《勸懲故事》卷末刊記為「寬文九己酉歲林鐘吉辰／中尾市郎兵衛開板」，可知二書為中尾市郎兵衛同年出版之作，《勸懲故事》的「林鐘」為陰曆六月，即中尾市郎兵衛於寬文九年年初先刊《日記故事》，年中再刊《勸懲故事》，二書出版明顯帶有前後編性質。中尾市郎兵衛相關記載甚少，僅知為京都書坊主。⁴⁴

據《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集成》所載，《勸懲故事》與《日記故事》是從寬文十年（1670）開始出現在書籍目錄中，此與二書書末刊記「寬文九己酉歲（1669）」中之記年吻合。目錄中可見《勸懲故事》

⁴³ 此版本亦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245-323。共七卷四冊：第一冊是目錄；第二冊為一、二卷，首葉是一封面：上側繪一士人展書，旁有魁星踢斗；下側題「日記／故事」（兩行各二字），中間書「忠恕堂詹敬菊梓」；第三冊是三至五卷；第四冊是六、七卷。卷一〈廿四孝〉為上圖下文版式，半葉一孝子故事，先文後詩（五言），共十二葉。半葉十一行，有雙行小注。版心是上黑魚尾，魚尾上方刻「日記故事」四字，下刻「大全卷一」與頁數，全書版心一致。卷二至卷七則與卷一相異，各卷首附一半葉插圖，另在二、三、六卷中又有文中插圖，共計九幅。

⁴⁴ 在井上隆明《近世書林板元總覽》（武藏村山：青裳堂書店，1998）「中尾市郎兵衛」（京都）下僅記《勸懲故事》（寬文九年）、《御手鑑目錄》（延寶三年）二條書目（頁510），《日記故事大全》（和刻，寬文九年）記在前一位「中尾市兵衛」（頁509）。然寬文九年《日記故事大全》和刻本刊者明記為「中尾市郎兵衛」，故中尾市郎兵衛書目應為三部：《日記故事大全》、《勸懲故事》與《御手鑑目錄》。

有五冊本與八冊本之別，書名下記「全一道人集」或「無無居士」，寬文十年（1670）京都出版的《增補書籍目錄》中為五冊本，其後在寬文十一年（1671）、延寶三年（1675）、元祿十二年（1699）目錄所載亦為五冊本。八冊本第一次出現在延寶三年（1675）由江戶（東京）出版的《新增書籍目錄》中，⁴⁵從八冊本是收在所謂「新增」的目錄可知其為新出書物。其後在元祿五年（1692）、元祿九年（1696）、寶永六年（1709）、正德五年（1715）所記皆為八冊本，而其中的元祿九年（1696）、寶永六年（1709）、正德五年（1715）目錄標有販售者為「大坂」，即由京都中尾市郎兵衛刊印的《勸懲故事》最早為五冊本，從延寶三年開始出現八冊本，而此八冊本是由大坂書肆販售。至於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寶永七年（1710）永田調兵衛刊本，書坊主永田調兵衛為京都菱屋文昌堂主人，此書肆世代相傳，於慶長年間（1596-1615）創業，屋号为菱屋，第一代至第三代名長兵衛，第三代長兵衛與出雲寺和泉掾為親戚，出版林羅山本，第四代開始襲名為調兵衛，為京都著名書肆。⁴⁶《勸懲故事》板木由中尾市郎兵衛轉移至永田調兵衛，兩位皆是京都書坊主，即使之後由大坂書肆販售，亦屬上方地區，與善書思想流行地域相合。

前述《勸懲故事》是與《日記故事》同年刊行，可謂其續編。《日記故事》卷一為「二十四孝」，《勸懲故事》卷一亦為孝行故事，編纂形式雷同，且《勸懲故事》自序中又提及《日記故事》一書，加以二書重複故事僅十九則，十分適合前後板行，以便銷售。《勸懲故事》中與《日記故事》重複者全在「勸」類，分別為（題目依《勸懲故事》）孝類〈大孝感親〉（閔損）、〈乳姑不怠〉（唐夫人）、〈至孝繼母〉（王延）；弟類〈友愛貴壽〉（薛包）、〈兄弟爭死〉（張禮、姜肱）；忠類〈分城死守〉（張巡）、〈杖節牧羝〉（蘇武）、〈精忠貫日〉（岳

⁴⁵ 前述記載五冊本的延寶三年目錄是由京都所出的《古今書籍題林》。

⁴⁶ 店鋪位於京都錦小路通新町西入ル，參見井上隆明，《近世書林板元總覽》（武藏村山：青裳堂書店，1998），頁531。

飛)、〈盡忠宋室〉(文天祥)、〈為國保民〉(韓琦);信類〈懸劍全信〉(季札)、〈千里期信〉(范式);禮類〈舉案齊眉〉(孟光);義類〈還產為神〉(張孝基);廉類〈暮夜四知〉(楊震);恥類〈恥納嫠婦〉(魯男子)、〈恥夫不義〉(秋胡妻)、〈五斗折腰〉(陶潛)、〈恥執斷臂〉(王凝妻)。其中除〈至孝繼母〉(王延)、〈兄弟爭死〉(張禮、姜肱)與〈恥夫不義〉(秋胡妻)三則外,所餘十六則與前述《人鏡陽秋》重複人物相同,其中許多在《勸懲故事》中所標出處並非「故事」。即汪廷訥雖在《勸懲故事》自序中云是就《日記》、《書言》等故事「敘舊錄異」,其中的「敘舊」應是就編纂《人鏡陽秋》時之印象進行選取;而「錄異」部分許多是出自善書內容。《勸懲故事》各則皆標有出處,在164則故事中,出自史書者有38則,其餘如下表所列:

《勸懲故事》各則故事出處分類:

書名	類別	篇名(人物)	書名	類別	篇名(人物)
勸善書	不孝	大逆親母(朱續)	歸田錄	禮	好學循禮(李至)
	不孝	藏魚却母(惡少)	燕居雜記	恥	耻納淫奔(費樞)
	不孝	惜鳥害母(張民)	輟耕錄	孝	為夫娶妾(杜氏)
	不孝	棄母遭虎(張某)	談苑	廉	書辦廉介(李思謙)
	不弟	虐弟滅亡(雍滌)	瑣言	孝	聞鵲思母(徐駿)
	不弟	恃富輕弟(韓周)	聖宋掇遺	廉	廉聞北虜(寇準)
	不忠	以城降虜(馬識遠)	清時筆記	禮	敬長免溺(周司)
	不忠	新法害民(王安石)	國語	不恥	冒耻淫奔(康公)
	不忠	誤國害民(楊再思)	秉燭清談	不信	違誓再醮(陸氏)
	不忠	不忠貶死(虜多遜)	林全紀聞	弟	愛異母弟(盧操)
	不信	咫尺背信(毛烈)	百川學海	忠	忠霽天威(李繼隆)
	不信	負恩賣友(寇祖仁)		不信	負信陰報(監征、務胥)
	不義	好訐人短(陶穀)		不信	爽信去客(平原君)
	義	活卒施藥(鄭升之)	百川會海	義	好揚人善(王旦)
	義	代輸榮顯(楊允妻)	江湖紀聞	不忠	蔽荒酷斂(劉瑀)
	不義	剋租暴卒(沈八)		義	義僕感虎(歐寶)
	不義	過尅作犬(許六)	列女傳	禮	舉案齊眉(孟光)
	不義	背義弑夫(童修己)	古列女傳	不孝	慈化不孝(芒茆)
	不廉	貪財好色(呂用之)		恥	耻夫不義(秋胡妻)
	無恥	大言不慙(趙宗印)		無恥	喪耻肆淫(夏姬)

書名	類別	篇名(人物)	書名	類別	篇名(人物)
勸善書	無恥	冒耻姦淫(張寶)	王定國見聞錄	廉	謝卻飛錢(顓氏)
	無恥	喪良家耻(鄭和)		義	救溺增筭(王仁)
勸善錄	信	守約還錢(京三郎)	見聞紀訓	義	義還叔房(張邦奇)
	無禮	放誕無禮(韓夫人)		不義	占產為牛(王某)
勸懲錄	不孝	母溺嗔救(褚大)	五湖漫聞	廉	市人土行(程瓊)
自警編	不孝	女不認父(歐陽環)		不廉	士人市行(蔣舉人某)
孝順事實	孝	思母寄魚(杜孝)	五倫彞範	不廉	受賂疽死(狄某)
	孝	剖心救母(朱良吉)		不廉	貪賂促壽(魏釗)
	孝	孝親子貴(張機)	孝	賣身買棺(丘端)	
厚德錄	信	全信周急(朱暉)	小學	孝	食必思母(周誠)
	禮	尊聖聯元(王曾父)		孝	尋母獲遇(楊成章)
	禮	酗酒不較(狄青)		無禮	傲慢路亡(元殊)
	義	造船濟渡(徐宗仁)		不義	負債剖尸(俞鏜)
	廉	不貪財色(李約)		義	娼妓死義(楊昌)
為善陰鷲	忠	為國保民(韓琦)	故事	義	解訟甘貧(袁仲誠)
	忠	忠恕平獄(于公)		義	重義輕利(周仁榮)
	信	被火償絲(張昉)	影響錄	孝	乳姑不忘(唐夫人)
	義	還產為神(張孝基)		禮	暮夜循禮(蘧伯玉)
陰鷲錄	義	濟人子貴(陳寡婦)	弟	友愛貴壽(薛包)	
紀善錄	義	保主遺孤(李善)	弟	兄弟爭死(張禮、姜肱)	
	孝	女復父仇(趙娥)	信	信示見曹(郭伋)	
修德錄	禮	謙厚循禮(王震)	信	千里期信(范式)	
	恥	成娼婦耻(呂伯)	恥	耻納嫠婦(魯男子)	
從善錄	恥	知耻從善(徐寵)	孝	赴水救母(蘇頌)	
報應錄	不孝	忍心害母(梁小二)	不孝	賣易親棺(王十三)	
	忠	先賑後奏(李允則)	不孝	藏飯拒母(徐某)	
	不義	賊奴變牛(陸元)	不弟	兄弟爭產(邦華、邦榮)	
	不義	奪財復溺(張真元)	不弟	欺繼父弟(常瑤)	
感應篇	不孝	糞餅飼姑(李生)	不忠	貪酷冤獄(陸儀)	
	不信	寡信陰譴(庾道孝)	忠	賑活饑民(李士謙)	
	不廉	佐郎受賄(焦浚明)	不信	即背新盟(宋身錫、王璠)	
儆惡篇	恥	耻淫奔婦(林茂先)	無禮	白晝罵天(胡昂)	
	不廉	白晝酷詐(方陸)	無禮	侮聖陰譴(士子)	
樹德錄	義	代償私債(朱承逸)	無禮	罵坐成仇(灌夫、田蚡、竇嬰)	
	不廉	妄取失骨(凌華)	義	還釵免覆(李明)	
	廉	還帶得第(白敏中)	不義	哄船自渡(三人)	

書名	類別	篇名(人物)	書名	類別	篇名(人物)
懲惡篇	不義	欺孤盜財(福州富豪僕)	影響錄	不義	橋壓不義(觀潮者)
	不義	假契吞產(張九)		不義	寫狀致富(薛敷)
勸戒錄	不孝	妬妾懷孕(妻許氏)		不廉	為食放火(李轅客)
警世篇	不義	假藥自殺(李鈺)		無恥	不耻為非(李登)
	不孝	逆親神殛(楊大同)		無恥	喪耻謀姦(孀婦陳氏)
日省篇	弟	傭工化兄(鄭均)	警惡篇	無禮	傲慢鄉黨(呂用時)
	廉	不受盤餐(石介)		無恥	縱妻淫盜(堰典)

除前述《孝順事實》、《為善陰鷺》、《勸善書》、《厚德錄》、《列女傳》、《陰鷺錄》與《樹德錄》外，善書類尚有相傳為秦觀所著的《勸善錄》、(宋)趙善瑋《自警編》、(明)杜瓊《紀善錄》、(晉)葛洪《太上感應篇》、(宋)岑象求《吉凶影響錄》，以及作者不詳的《報應錄》、《勸懲錄》、《修德錄》、《從善錄》、《傲惡篇》、《懲惡篇》、《勸戒錄》、《警世篇》、《日省篇》與《警惡篇》。《勸懲故事》全書超過半數出自善書類，其中《列女傳》與《太上感應篇》在江戶時期流傳廣泛，出版諸多註解本，對江戶社會影響頗深。⁴⁷而援用最多的《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二十卷本可見於江戶幕府圖書館楓山文庫中，⁴⁸然二十卷本內容龐大，因而有節錄版，如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有寬文三年(1663)《勸善書》節錄本(刊記為「寬文三癸卯曆初冬吉旦/寺町二条下ル丁/西田勝兵衛開板」，西田勝兵衛為京都書坊

⁴⁷ 在江戶時期唐船書籍記錄中屢見《列女傳》、《太上感應篇》書名，參見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另，在延寶八年(1680)俗解本《太上感應篇俗解》(出版書肆為大坂的河內屋八兵衛，現藏於日本龍谷大學)中，儒者南部草壽序文有云：「もろこしには此書を尊ぶ人毎朝數返讀誦して壽命永久にしてさまざまの天祿を得たることを歴代の經に述たり。まことに士農工商共に毎日此書を讀て惡念をやめ善にこゝろをすすめば、尤天の恵を得べき事眼前の理なり、見る人淺として疎略せず、尊敬して誦せんことをねがふ。是俗解津くる志なり」，表達儒者欲藉通俗註解方式對各階層人民傳達善書思想，參見酒井忠夫：〈江戶前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善書の流通〉，《東方宗教》26(1965.12)，頁13-14。

⁴⁸ 現藏於日本宮内庁書陵部，為舊藏楓山文庫御書籍。

主），⁴⁹另尚有釋鳳瑞所編《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錦鱗鈔》七卷七冊，於享保十五年（1730）由京都平井五郎右衛門等刊行（藏於日本三康圖書館）。而袁了凡《陰騭錄》有元祿十四年（1701）與祿宏（1535-1615）《自知錄》之合刊本，⁵⁰至文政元年（1818）又由大坂秋田屋太右衛門刊行《和語陰騭錄》一卷。⁵¹

諸多中國善書經由商舶運至日本，在儒者與地方書肆合作之下，以節錄、俗解、和語等通俗易懂形式，讓善書思想融入江戶社會。故《勸懲故事》中的書目對日本讀者而言並不陌生，而此或許亦為書賈中尾市郎兵衛選擇《勸懲故事》進行和刻原因之一。其後如大坂著名通俗作家井原西鶴（1642-1693）於貞享三年（1686）所編《本朝二十不孝》，取中國二十四孝之名，改為江戶二十位不孝子的報應故事，或如元祿七年（1694）宮川道達（?-1701）將《明心寶鑑》、《迪吉錄》內容編入《訓蒙要言故事》。從仮名草子《本朝二十不孝》與日本童蒙類書《訓蒙要言故事》可知，不論是就形式或內容而言，中國善書已深入江戶通俗作品中，成為社會教育之一環。

三、誠信之交：雨森芳洲《全一道人》

《勸懲故事》在日本除作為類書刊行外，尚有一特殊功用，即是學習朝鮮語之入門書，編者為藩儒雨森芳洲。雨森芳洲（1668-1755），名誠清，字伯陽，號芳洲，後稱東五郎，為儒者木下順庵（1621-1699）門

⁴⁹ 關於《勸善書》節錄本之研究，請參見花田富二夫，〈近世初期三教思想の一資料『勸善書』に関して〉（1），《教養・文化論集》6（2）（2011.03），頁 75-76。

⁵⁰ 忍澂〈合刻陰騭自知二錄跋〉中有云：「是以支那僧儒競刻《陰騭》、《自知》二錄，家喻戶曉，故三尺孺子亦能知之」，參見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下，頁 335。

⁵¹ 參見八木意知男，〈和解本善書の研究——紹介『陰騭文』『太上感應經』〉，《女子大國文》136（2004.12），頁 135-156。

生。⁵²雨森芳洲於元祿二年（1689）因木下順庵薦舉，受命至擔任日朝外交的對馬藩任官，元祿五年（1692）與元祿九年（1696）赴長崎學中國語，⁵³元祿十六年（1703）至寶永二年（1705）前往朝鮮釜山倭館學習朝鮮語。雨森芳洲身為儒者，對對馬藩漢學發展影響甚大，曾於享保九年（1724）對藩主宗義誠（1692-1730）講釋《論語》、《停雲集》、《唐詩訓解》，⁵⁴並對對馬藩教育環境進行整備，而其著重人格要求的教育方針，同樣用於對外交官員之訓練上。

元祿十六年，雨森芳洲至朝鮮釜山倭館學習朝鮮語，其在《詞稽古之者仕立記錄》中記有：「翌三十六歲之時，朝鮮江罷渡丸二年逗留，交隣須知一冊，酉年工夫一冊，乙酉雜錄五冊，常話錄六冊，勸懲故事諺解三冊仕立，其外淑香傳二冊、李白慶傳一冊自分二写之」（翌年三十六歲之時，受命前往朝鮮羈留二年，完成《交隣須知》一冊、《酉年

⁵² 三熊花顛著、伴高蹊補、宗政五十緒校注，《續近世畸人傳》（東京：平凡社，1972），第四卷，〈雨森芳洲〉：「芳洲雨森氏、名誠清、字伯陽、通稱東五郎、木下順庵の門に遊て、新井白石、室鳩巢、祈園南海の諸老とともに名を天下に成せり。京師の人にして、對馬の文學となり、漸くに昇進す。音をよくして唐音、韓音ともに通ず。韓人、此翁と話して、公三國の音のうちにはことに日本よしといへるもをかしきが、これにて異邦の音、其國人に彷彿たるを知べし。篤實碩儒なれば、其遺言政治の助となること多しとなん。近年上木せる橘窗茶話、たはれぐさのごときは、一時消閑の隨筆といへども、其氣概はた博聞を見るべきの一旦也。」原念齋，《先哲叢談》（東京：平凡社，1994）：「雨森東，字伯陽，小字東五郎，號芳洲。平安人，或曰伊勢人，仕對馬侯。芳洲年十七八，來江戶，從學木順庵。才藻卓絕，順庵稱為後進領袖。遂因其薦筮仕對馬，掌文教，恆接對韓人，名聲馳內外。芳洲通象胥之言，其每與韓人相說話，不假役者。韓人嘗戲謂曰：君善操諸邦音，而殊熟日本。」關於雨森芳洲生平，請參見上野日出刀，《木下順庵・雨森芳洲》（東京：明德出版社，1991）、上垣外憲一，《雨森芳洲——元祿享保の國際人》（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

⁵³ 關於雨森芳洲赴長崎相關史料研究，請參閱泉澄一，《對馬藩藩儒雨森芳洲の基礎的研究》（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1997），第二章中的〈第二節 再度の唐音稽古と竹嶋一件〉，頁 121-151。赴朝鮮部分請參閱第三章中的〈第三節 兩度朝鮮の留學〉，頁 195-216。

⁵⁴ 參見泉澄一，《對馬藩藩儒雨森芳洲の基礎的研究》，〈第六章 藩政御用にかかわる芳洲〉，頁 381。

工夫》一冊、《乙酉雜錄》五冊、《常話錄》六冊、《勸懲故事諺解》三冊，其他抄有《淑香傳》二冊、《李白慶傳》一冊），⁵⁵雨森芳洲三十六歲之時為元祿十六年，所著《交隣須知》共四卷，有〈天文〉、〈時節〉、〈人品〉、〈走獸〉、〈衣冠〉、〈政刑〉、〈靜止〉、〈天干〉諸多內容，正文分上下兩層：上層為日文，下層是朝鮮語，為一部類書形式的日朝會話集。《酉年工夫》為朝鮮故事彙集，⁵⁶《乙酉雜錄》、《常話錄》與《勸懲故事諺解》亡佚，《淑香傳》與《李白慶傳》為朝鮮小說。《勸懲故事諺解》雖亡佚，從書名可知其為《勸懲故事》的朝鮮語註解本，江戶時代儒者是就中國白話小說學習中文會話，雨森芳洲抄有朝鮮小說《淑香傳》與《李白慶傳》，應是將此習慣轉用於朝鮮語上，如此其著《勸懲故事諺解》，或許是從編纂朝鮮故事集《酉年工夫》所得啟發，以所學對漢籍故事集《勸懲故事》進行朝鮮語註解。

享保十四年（1729）三月，雨森芳洲以「公作米年限裁判」身份至釜山倭館進行外交談判，⁵⁷此次談判並不順利，雙方不僅對公作米年限延長認知不同，朝鮮朝廷更因日本再度提出堂供送使派遣一事，以及對馬藩官員退回朝鮮所贈人參品質不佳者而震怒，進而對負責的朝鮮官員鞭刑或罷免。⁵⁸面對朝鮮朝廷的強烈抗議與不信任感，並見到與自己同樣背負國益辛苦奔走的朝鮮官員受到譴責，雨森芳洲百感交集且承受莫大壓力，就在此期間，其編纂了《全一道人》。《全一道人》為雨森芳洲手寫本，封面書「全一道人」四字，次葉有「日課」二字，其後為雨森芳洲序文：

⁵⁵ 雨森芳洲，《詞稽古之者仕立記錄》，收入《雨森芳洲全書》第三冊《芳洲外交關係資料・書翰集》（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1982），頁308。

⁵⁶ 此書現藏於東京大學文學部小倉文庫，為中村庄次郎於1876年之抄本。

⁵⁷ 關於此次交涉，請參見信原修，《雨森芳洲—朝鮮学の展開と禅思想》（東京：明石書店，2015），〈第二章「誠信堂記」（一七三〇）が語るもの—「こころ」の體現者としての芳洲—〉，頁156-170。

⁵⁸ 請參閱米谷均，〈雨森芳洲の対朝鮮外交—「誠信之交」の理念と実態〉，《朝鮮学報》第148輯（1993.07），頁1-32。

我州の人およそ公事に役するもの、たれか韓語に志なからん。しかし其書もなく、また其教えもなければ、たに望洋の歎をいたけるのみ。ここに四部の書を悉らひ、はしめに韻略諺文をよみて字訓をしり、次に酬酢雅言をよみて短語をしり、次に全一道人をよみて其心をやしなひ。次に鞞履衣椀をよみて其用を達せしむ。こるねかわくは、其の教の次第ありて、其材をなすにちかからんとしかゆふ。芳洲書。（凡是對馬島之從事公家工作者、無人不致力於韓語學習。然無書亦無教學、就只能望洋興嘆。在此選四部之書，首先讀《韻略諺文》以知字意，其次讀《酬酢雅言》以知短語，其次讀《全一道人》以養其心，其次讀《鞞履衣椀》以達其用，庶幾為教學之順序，可謂以成就人材）⁵⁹

序中所言《韻略諺文》、《酬酢雅言》與《鞞履衣椀》皆已不存，⁶⁰《全一道人》是在學習者已有詞彙造語基礎下用以養心之教材。序文後為〈凡例〉，記年「享保十四年六月」。《全一道人》僅有《勸懲故事》第一卷孝部二十六則與第二卷弟部八則，各則故事標題為漢文，故事內容是先日本假名標注的朝鮮語，在重要地方會加註諺文，其後為日文譯文，此日文是漢字與平假名混用的雅俗折衷文。安田章教授認為《全一道人》中的朝鮮語與日文並非互譯，而是各自依《勸懲故事》翻譯而來，故兩者翻譯內容無法完全對應。⁶¹至於日文部分，明本《勸懲故事》卷一〈女不認父〉中，歐陽環妻王氏因見父貧陋而不認之，其父訟於神，其後明本原文為「明日，雷雨大作」，和刻本作「明旦，雷雨大作」，「明日」變成「明旦」，應是形近誤刻，而《全一道人》譯為「翌日のあさ」（翌日早晨），可知所依為和刻本。⁶²

⁵⁹ 收錄於安田章，《全一道人の研究》，頁78。

⁶⁰ 藏於芳洲書院的《芳洲履歷》記有雨森芳洲著作：「以下朝鮮語，全一道人都詞ナリ、交鄰須知、鄰語大方、崔忠傳、淑香傳、玉香梨、林慶業傳、書狀錄、常談。」

⁶¹ 參見安田章，《全一道人の研究》，頁14-17。

⁶² 參見安田章，〈全一道人再見〉，《國語國文》63（11）（1994.11），頁

雨森芳洲於釜山公務繁忙期間編纂《全一道人》，並以「養心」作為此書學習重點，自然與當時交涉困境相關，然其對外交人員之養成計畫，在此之前即已展開。當時日本朝鮮語通詞（即譯官）人數不足，⁶³且通詞主要來自商人（六十位特定商人子弟）階層選拔，漢學素養不如朝鮮日語譯官，急需實施體制性的教育培養，加上壬辰倭亂教訓，譯官需有「好鄰」意識才能維持兩國和平。⁶⁴故在雨森芳洲強烈建議之下，即使當時江戶幕府面臨財政困難，仍在享保十二年（1727）於對馬開設朝鮮語通詞養成機構「韓語司」，第一階段訓練預計從享保十二年九月至享保十五年（1730）八月，⁶⁵雨森芳洲在享保十三年（1728）十二月著《交鄰提醒》，文中反對強硬外交手段，強調誠信之重要，而《全一道人》亦應是在相同背景下撰成，以作為韓語司教材之一。

雨森芳洲十分注意語言學習方法，在其〈幼學漢音法〉一文中認為學習書籍以有繡像為妙，並要將內容抄出，聚為一冊學習。另在〈音讀要訣抄〉中更指出日本人偏重日記，而朝鮮人兼以口誦，自然較有成就。⁶⁶《全一道人》所據為繪有繡像之《勸懲故事》，並由雨森芳洲抄出成冊，其中以日本仮名標注朝鮮語音，目的即在口誦。《勸懲故事》各則篇幅短小且通俗易懂，較《小學》、《四書》等更適合教育商人出身的譯官，⁶⁷再加以在元祿十六年時已著有《勸懲故事諺解》，對此書

35-50。

⁶³ 關於朝鮮通詞之沿革與訓練過程，請參見米谷均，〈対馬藩の朝鮮通詞と雨森芳洲〉，《海事史研究》48（1991.06），頁 82-108。

⁶⁴ 參見松原孝俊、趙真璟，〈雨森芳洲と対馬藩「韓語司」における学校運営をめくって〉，《比較社會文化》第3卷（1997），頁 149-159。

⁶⁵ 實際上此朝鮮通詞培養計畫持續至享保十五年年末，參見米谷均，〈対馬藩の朝鮮通詞と雨森芳洲〉，《海事史研究》48（1991.06），頁 94，亦可參考田代和生，《日朝交易と対馬藩》（東京：創文社，2007），〈第三章 朝鮮語通詞の育成〉，頁 147-188。

⁶⁶ 〈幼學漢音法〉與〈音讀要訣抄〉二文，參見《芳洲先生文抄》卷二，收入《雨森芳洲全集》第二冊《芳洲文集》，頁 112-119。

⁶⁷ 在雨森芳洲《韓學生員任用帳》記有當時用以學習朝鮮語書籍為《類合》、《十八史略》、《物名冊》、《韓語撮要》、《淑香傳》，漢學教材為《小學》、《四書》、《古文》、《三體詩》等。參見《雨森芳洲全書》第三

十分熟悉，漢籍故事亦可補足學習者漢學知識，勸懲應驗內容可生敬信之心，故《全一道人》實結合漢學、養心修鄰、語言學習諸多功能於一書中。雨森芳洲面對幕府對朝鮮過於強硬的外交政策，在進行公作米年限交涉期間有切膚之痛，意識兩國交往應以誠信為重，且自身曾遭遇譯官文書偽造問題，⁶⁸深知在語言學習之外需有人品養成，如此才能避免官員良莠不齊現象，而從其選擇《勸懲故事》作為訓練日本朝鮮語通詞教材，亦呈現當時漢籍作為東亞共通教養之意義。

結語

本篇以明朝故事類書《勸懲故事》為中心，知其出版應在萬曆三十五年以降，在當時《書言故事》與《日記故事》刊行風潮與善書思想流行之下，為編者汪廷訥將兩者結合之作。此書亦隨商舶東傳，經由民間書肆以和刻本形式傳播，更為對馬藩儒雨森芳洲所用，作為外交官員在語言、人品與學問之訓練書籍。因山川異域，《勸懲故事》從中國類書成為朝鮮語教材，而從雨森芳洲所謂「蓋交鄰之道，誠信為先」可知，以具體故事作為道德倫理的規範，此乃選擇此書主因，必導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使以端本源。即伴隨出版文化隆盛，漢學不再僅為上流階層知識象徵，而成為東亞之基本教養，如此所建構之東亞倫理、學問觀亦已打破語言、身份限制，在書籍環流中持續擴大其影響範圍。

冊，頁 23。

⁶⁸ 寶永六年（1709）因朝鮮米計算爭議，朝鮮譯官未經國王同意，擅自偽造公文給對馬藩，參閱田代和生，《日朝交易と対馬藩》，〈第二章 朝鮮米輸入と「倭館枿」〉，頁 101-146。

主要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汪廷訥，《人鏡陽秋》，二十二卷二十四冊，環翠堂刊本，藏於國家圖書館。
- ，《人鏡陽秋》，二十二卷十二冊，環翠堂刊本，藏於日本內閣文庫。
- ，《人鏡陽秋》，二十三卷十六冊，天啓年間增補本，藏於國家圖書館。
- ，《文壇列俎》，十六冊，萬曆三十五年（1607）環翠堂刊本，藏於日本內閣文庫。
- ，《坐隱先生定譜全集》，八冊，萬曆三十七年（1609）刊本，藏於日本內閣文庫。
- ，《華袞集》，三冊，環翠堂刊本，藏於日本內閣文庫。
- ，《勸懲日記故事》，八卷二冊，藏於日本東北大學狩野文庫。
- ，《勸懲故事》，八卷八冊，和刻本，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鐫無如子正續贅言》，二冊，環翠堂刊本，藏於國家圖書館。
- 〔江戶〕佚名，《御書物方留牒》十六冊，寫本，藏於日本內閣文庫。
- 〔江戶〕三熊花顛著、伴高蹊補、宗政五十緒校注，《續近世畸人傳》，東京：平凡社，1972。
- 〔江戶〕雨森芳洲著、關西大学東西學術研究所「日中文化交流の研究」歷史班、泉澄一編《雨森芳洲全集》1-4冊，吹田：關西大学出版部，1979-1984。
- 〔江戶〕原念齋，《先哲叢談》，東京：平凡社，1994。

慶應義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庫編，《江戸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録集成》，東京：井上書房，1962-1964。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上垣外憲一，《雨森芳洲——元禄享保の国際人》，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

上野日出刀，《木下順庵・雨森芳洲》，東京：明德出版社，1991。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

井上隆明，《近世書林板元総覧》，武蔵村山：青裳堂書店，1998。

田代和生，《日朝交易と対馬藩》，東京：創文社，2007。

安田章、京都大学文学部国語学国文学研究室，《全一道人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國文學會，1964。

江本裕，《近世前期小説の研究》，東京：若草書房，2000。

吳震，《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修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1985。

信原修，《雨森芳洲——朝鮮学の展開と禅思想》，東京：明石書店，2015。

泉澄一，《對馬藩儒雨森芳洲の基礎的研究》，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1997。

酒井忠夫，《中国善書の研究》上下，東京：国書刊行会，1999。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譜》，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渡辺守邦，《仮名草子の基底》，東京：勉誠社，1986。

（二）期刊論文

八木意知男，〈和解本善書の研究——紹介『陰鷲文』『太上感應経』〉，《女子大國文》136（2004.12），頁135-156。

- 大友信一，〈京都大学文学部国語学国文学研究室編「全一道人の研究」〉，《朝鮮學報》第36輯（1965.10），頁148-151。
- 安田章，〈全一道人再見〉，《國語國文》63（11）（1994.11），頁35-50。
- 米谷均，〈対馬藩の朝鮮通詞と雨森芳洲〉，《海事史研究》48（1991.06），頁82-108。
- 米谷均，〈雨森芳洲の対朝鮮外交——「誠信之交」の理念と実態〉，《朝鮮學報》第148輯（1993.07），頁1-32。
- 李嘯非，〈書商的面具：《人鏡陽秋》與汪廷訥的出版事業〉，《美術研究》2016年第四期（2016.08），頁62-70。
- 松原孝俊、趙真璟，〈雨森芳洲と対馬藩「韓語司」における学校運営をめぐって〉，《比較社會文化》第3卷（1997），頁149-159。
- 花田富二夫，〈近世初期三教思想の一資料『勸善書』に関して〉（1），《教養・文化論集》6（2）（2011.03），頁73-92。
- 花田富二夫，〈近世初期三教思想の一資料『勸善書』に関して〉（2），《教養・文化論集》7（1）（2012.03），頁123-133。
- 花田富二夫，〈近世初期三教思想の一資料『勸善書』に関して〉（3），《教養・文化論集》8（1）（2013.03），頁1-8。
- 信原修，〈雨森芳洲——その『全一道人』をめぐる覚え書き——〉，《Asphodel》13（1980.03），頁223-240。
- 柳田直美，〈徳川綱吉の儒教的統治と中国の善書の受容について〉，《言語・文化・社会》13（2015.03），頁1-29。
- 酒井忠夫，〈江戸前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善書の流通〉，《東方宗教》26（1965.12），頁1-18。
- 高橋誠司，〈『全一道人』について〉，《天理インターカルチャー》9（2000.03），頁43-60。
- 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日中文化交流の研究歴史班，〈雨森芳洲文庫目録稿〉，《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10（1977.09），頁45-69。

Selected Bibliography

- Wang, Ting-Na. *Quan Cheng Ri Ji Gu Shi*, 8:2, Ming edition, Japan: Tohoku University Kano Bunko
- Wang, Ting-Na. *Ren Jing Yang Qiu*, 22:12, Huan Cui Tang edition, Japan: Naikaku Bunko
- Wang, Ting-Na. *Quan Cheng Gu Shi*, Japanese edition, Nagasawa, Kikuya (ed.). *Wokokuhon ruisyo shusei* (Japanese Edition of Encyclopedia Collection) no.3,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0.
- Sakai Tadao. *Chugoku zensho no kenkyu* (A study of Chinese popular moral books)V.1-2, Tokyo: Kokusho Kankokai, 1999.
- Keio Gijuku Daigaku Fuzoku Kenkyujo Shido Bunko (ed.). *Edo jidai shorin shuppan shoseki mokuroku shusei* (The Book Publishing of Edo period Collection), Tokyo: Inoue Shobo, 1962-1964.
- Yasuda Akira, Kyoto Daigaku Bungakubu Kokugogaku Kokubungaku Kenkyushitsu (ed.). *Zen'ichidojin no kenkyū* (A study of Zen'ichidojin), Kyoto: Kyoto Daigaku Kokubun Gakkai, 1964.
- Amenomori Hoshu, Kansa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Studies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n the Early Modern and Modern Period' Class of History, Izumi Chōichi (ed.). *Amenomori Hoshu zenshu* (The complete works of Amenomori Hoshu)V.1-4, Suita: Kansai University Press, 1979-1984.
- Yasuda Ayao. *Zen'ichidojin saiken* (A New Explanation of Zen'ichidojin), *Kokugo kokubun*, 63:11, 1994.11, pp.35-50.
- Matsubara Takatoshi, Zhao, Zhen-Jing. *Amenomori Hoshu to tsushimahan 'kangoshi' niokeru gakounei o mekute* (Amenomori Hoshu and School Management of Korean Language School in Tsushima, Japan), *Hikakusyakaibunka*, Vol.3:1997, pp.149-159.

Hanada Fujio. *Kinseisyoki sankyoshiso no ichishiryō 'kanzensyō' nikanshite* (Reading and Studying "KANZENSYO" lead us to research of The thought of mixed Jyukyo, Buda, Sinto at the Edo early Period)(2), *Kyoyo bunka ronshu*, 7:1, 2012.03, pp.123-133.

The Compilation and Spread of *Quan cheng gushi* edited by Wang Ting-na

Kuei-Ju Lin*

Abstract

In the Tokugawa shogunate of Japa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book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thic paragon for Edo people can be seen from the first shogun Tokugawa Ieyasu (1543-1616), who revered Confucianism, the fifth shogun Tokugawa Tsunayoshi (1646-1709), who implanted the concepts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in the daily ethics of the masses, and the eighth shogun Tokugawa Yoshimune (1684-1751), who implemented mass education. Beside Confucian classical texts, Chinese narrative encyclopedias, whose content was easy to understand, were also more popular among Edo people. This research will study the encyclopedia *Quan cheng gushi* edited by Wang Ting-na during the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1572-1620) to discuss three main topics as follows:

1. Try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uan cheng gushi*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morality book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Quan cheng gushi* and *Ren jing yang qiu* both edited by Wang Ting-na.
2. Analyze the publication of *Quan cheng gushi* in Edo Japan by discuss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morality books on the ideology in the Edo period.
3. *Quan cheng gushi* was not only used as a book of ethical instruction in the Edo period, but also as a Korean language textbook, namely *Zen-ich-do-jin* edited by Hoshu Amenomori (*Quan cheng gushi*). Therefore, lastly, based on *Zen-ich-do-jin* this research will analyze the criteria, which Hoshu Amenomori used in cultivating literacy of diplomats in Sinology, to link it to the emphasized integrity in diplomac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tentions and background in choosing this book, as well as the expectations in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Keywords: *Quan cheng gushi*, Wang Ting-na, Hoshu Amenomori, *Zen-ich-do-jin*, Morality Books